

孙学元

追忆程瑞钊先生

一天上午，我从网络上查读到西华师大文学院研究生葛付柳的文章——《缅怀我的已故导师程瑞钊先生》，方知大学时教我们古典文学的程瑞钊先生，已于2003年12月8日因病不幸去世。读着师弟葛付柳的文章，恩师程瑞钊先生对我的教育、帮助和关怀的一件件往事，不禁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

程瑞钊老师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到乐山师范学院（原乐山师专）中文系工作的。当时他教授我们的古代文学唐宋文学部分。至今想起来，程老师讲的课，不论是一首小诗、小词，还是一首长诗、一篇散文，总是引经据典，洋洋洒洒。很多时候，他讲课不光是介绍他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，更多的是讲授他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。讲北宋大词人柳永的词时，他还把已正式发表的论文带到教室来给我们看，讲给我们听。多次聆听了程老师的课，我终于明白：作为一位教师，不能总是“吃别人嚼过的馍”，当简单的“传声筒”，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努力地深入地钻研教材，研究学生，才能传达自己的声音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。

记得有一天晚上，程老师举办以“读书”为主题的讲座。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来治学经验，针对

我们乐师（原师专）学生的实际，从如何选书，到怎样读书，再到怎样正确处理专业学习与课外阅读的矛盾、主攻方面与全面发展的矛盾、专业务本与广泛兴趣的矛盾等，一一讲来，滔滔如河。他的精彩演讲，生动活泼，娓娓动听，使我们克服了在大学读书问题上的盲目性，犹如柳暗花明，豁然开朗。演讲完后，程老师还让我们领了一份题为《漫谈读书》的讲稿。这份讲稿，有26页，约2万字，虽然现今纸已泛黄，但我视之如家宝，一直珍藏在写字台上。他的“精读法”“泛读法”“借助于目录、索引与集评”“手边必备字典辞书与笔记卡片”“理解记忆与再创造”等读书方法，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大学毕业二十多年来，我当过教师，做过记者，搞过理论工作。我的讲稿、习作、调研文章和教材里，有许多地方都能找到这些读书方法的影子。我的随笔《从“三余”谈起》，还引用了程老师在《漫谈读书》里介绍的惜时方法和经验：“开源、节流、高效”。在《学会“抄”》一文中，也引用了程老师的治学方法：“理解、记忆与再创造”。由此可见，程老师的治学理念和精神对我的深刻影响。

还记得毕业离校之前，我请程老师赠言。坐在藤椅上的程老师急忙起身，扶了扶眼镜，仔细地端详着我，伸手帮我理过带皱的衣领，然后坐下，快速地翻看同学和其他老师的赠言，又抬起头来，面带慈祥的微笑，蔼然可亲地看着我，好像要说什么，但终于没有说，只是提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地写下了两行字：“你与世无争，便没有谁能与你相争。”他把我送出校门时，眼里闪着希望的光芒，勉励说：“你去吧，要好好努力哟！”我的眼里竟然噙满了泪水，点头回答：“程老师，你说的、写的，我都记住了，我会努力的。”二十多年来，程老师的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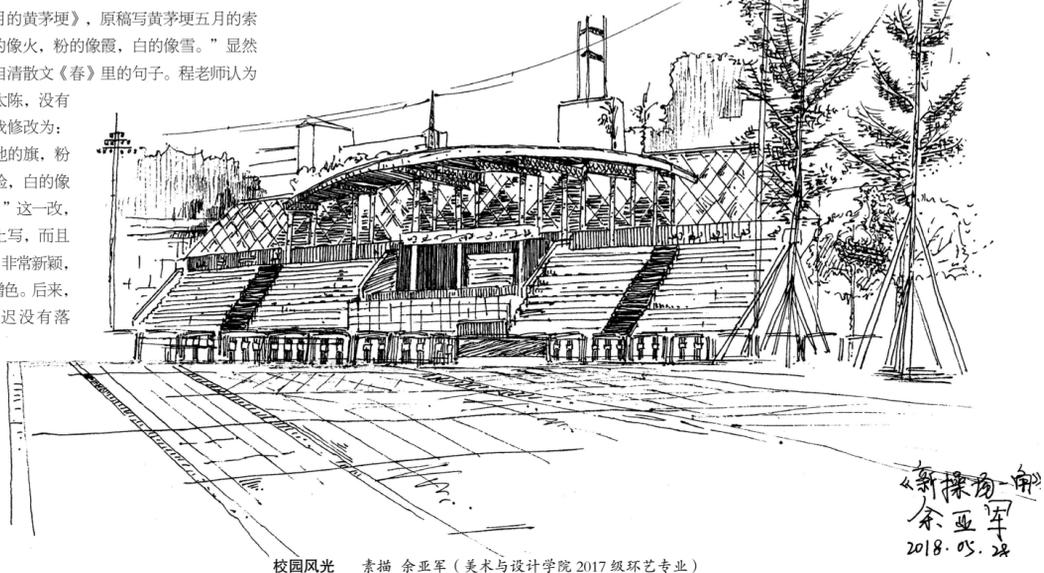
言，就像母亲的教诲，一直勉励着我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“无争”名，不夺利，不出风头，不论地位，踏踏实实工作，默默地战斗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拟出版一本散文随笔集，想请已经博士研究生毕业调到南充师院工作的程老师帮我修改稿本，指导指导。程老师热情地认真地帮我修改，并指出一些字、词之间的细微差别。我收到清样后看到，只有600多字的已经发表过的短文《爸爸的眼镜》，竟然修改了16处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《五月的黄茅埂》，原稿写黄茅埂五月的索玛花：“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。”显然是借用了朱自清散文《春》里的句子。程老师认为这比喻太陈旧，没有新意，便帮我修改为：“红的像战地的旗，粉的像新娘的脸，白的像酥软的奶油。”这一改，不但从视觉上写，而且从触觉上写，非常新颖，文章也陡然增色。后来，由于经费迟迟没有落

实，我的文集也没有及时出版，但程老师的热情为人、严谨作风、无私提携弟子的精神，真令我终生难忘啊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我的拙著《滴水润苗》一书，终于在2008年底交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便收入了包括《爸爸的眼镜》《五月的黄茅埂》等经程老师亲手修改过的几篇习作。虽然如今程老师已去世20余年，但先生之风，不仅会永远地珍存在我心底里，而且会长久地流淌在我的文稿中。

（作者系1988届乐山师范学院（原乐山师专）中文系校友）



校园风光 素描 余亚军（美术与设计学院2017级环艺专业）

余忠义

我的大学 我们的青春

大学光影四载，美好而仓促，给我留下太多记忆了，总想写点字句来纪念一下这段不复返的岁月。掸去书尘重拾阅，在我的青春里，很多的幸福都发生在这座秀美的乐山师范学院之中。

我是广东潮汕人，师院位于祖国的西南侧，对我来说却是西北侧。2012年的我拉着28寸的行李箱，乘坐了4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才抵达大学殿堂。初次来到师院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：油泼麻辣的川菜、雾重霾深的天气、拾阶而上让人直喘气的百步梯，当然还有质朴的风土人情。汪曾祺先生曾道，他希望在普通人的身上看出人的价值、人的诗意、人的美。我在乐山求学路上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，还汲取了人文感知，热爱祖国的巍巍高山与滚滚江河。

武珈山上起伏连绵的记忆

当时我住的男生寝室在武珈山，上课教室在行知楼或者弘毅楼，寝室与教学楼之间是坡与坡、阶梯与阶梯相连。好在上下坡的路上绿树成荫，不至于热得气喘吁吁。在武珈山去行知楼的路上，经过一座天桥之后要上一个慢坡，坡的左侧是向马路倾斜的细竹，右侧是爬满了绿藤的院墙，我们对这道风景怡人的慢坡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这一路上承载了太多的欢声笑语，步履匆匆地奔向教室，又一哄而散地各自觅食。

许多人大学美满的一部分来自大学恋情，也包括我。我的恋人住在百果苑，我住武珈山，每次去找她，这一路上要辗转上下好几个阶梯，我们常常笑称这是异地恋。那时候是穷书生，谈恋爱经历比较单纯，一起学习、考证、考试，空了就到海棠公园或者绿心路走走，大城里的车水马龙霓虹万千也许并不罕见，但“森林在城市中，城市在山水中”是乐山独一份的。最熟悉的就是师院后门沿街的店铺、作坊和摊子，到现在我还能清楚的描绘出这些店铺。往事并不如烟，这里的每一处不仅贩卖着商铺和食物，也承载我们的青春物语。毕业之后我曾多次回访母校，在校园里闲逛，重拾书声琅琅，回味美食馨馨。

雅安地震唤起了家国情怀

2013年4月20日早八点，正值周末睡意正酣，忽然地动山摇，没经历过地震的学生还恍惚不知何事，川籍的室友大喊一声：地震了，大家快跑。顿时大家衣服都来不及穿，从床上跳下，往楼下宽阔的地方跑去。那时我在逃跑的时候不知道害怕，等跑到楼下宽阔地带的时候，双腿在不由自主地抖动，警报声、哭声、广播和教务人员的指挥声夹杂在一起，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。余震连连，许多心理素质较差的同学感到十分恐惧，有的连夜买票回家，休学了一段时间才缓过神来，而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同学则显得比较坚强，鼓励和安慰周遭的外籍同学。万幸的是，在学校在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之后，定期进行地震逃生大演练，全校师生没有重大伤亡。

4月27日为“4·20”雅安地震全省哀悼日，

四川省停止公共娱乐活动，8时2分起，全省人民默哀3分钟。那天清晨我们班原本没有课可以睡懒觉，作为班长的我要求每位同学必须到教室参与默哀，届时汽车、船舶鸣笛，防空警报鸣响，我们班近60位同学无一缺席。那也是我第一次经历重大天灾，感受到生命的可贵，也感受到了中华儿女血脉相连的感情。之后，全国戮力同心地开展了雅安震后重建工作，师院也启动了学生震后心理健康建设，雅安地震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。

南粤人赴川求学的二三趣事

在师院里也有很多有趣的事物。四川虽然不算北方，但是在我川籍同学身上就有很多南北差异。比如说广东人把洗澡叫“冲凉”，每天都要冲洗身子，我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四川，四川和北方的同学就感到十分不解，为何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，你每天都要去洗澡呢？这“南北差异”还体现在饮食方面：每次课后吃饭或者聚会聚餐，一桌人各自点一个菜凑成一桌菜，那么我肯定是点汤的那位，不然汤就不是必点的菜了。我在南方吃饭，饭桌上汤是必不可少，而且讲究饭前饭后一碗汤。同学们就疑惑了，饭前先喝一碗汤，还有胃口吃饭么？我回他，我们广东人喝汤开胃哩。还有一位河北的同学，连续吃了几个月的米饭之后，有一次突然在饭桌上大喊一声：“我受不了，好想吃大馒头！”于是拍案而起找馒头吃去了。

人生步履不停 情怀依旧深

俗话说入乡随俗，在四川这种无辣不欢的地方，不吃辣或者吃不了辣，是很吃亏滴。好在大学四年把我这原本滴辣不沾的广东人也同化了。学校旁边的劲味干锅、重庆鱼火锅、美丽豆汤饭、小米线等等专属师院的美味，我从开始的不爱吃到现在的回味无穷，常常想着吃，也正好印证了那句“食在四川、味在乐山”。

忘不了师院的美食，更忘不了师院的师生情。12级新闻班的同窗好友已经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，莘莘学子携手走过的那些日子，欢乐与感动总是满怀。男八幢412的室友也大多成家立业，我心爱的汉本班的姑娘如今也随着我回到广东，在深圳从事教师工作，并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我的太太。说起乐山师范学院，我常怀感恩之心，胡春秀老师是我们专业任课老师，传道授业解惑之余更教会了我治学的严谨，毕业之后也亦师亦友，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关怀；杨晓军老师近年远赴广州暨南大学读博，也相聚甚欢；师院的许多老师教导我志存高远，而立之年的我昼工夜读，考上了天津大学的研究生，任志萍院长、彭杨书记、丁敏娜处长以及其他相识的老师分别发来祝贺，勉励我步履不停开拓进取；有太多的师生情数不尽道不清……这一路走来总是与师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我始终牵挂着母校的发展和乐师人的安好。

（作者系文学与新闻学院2012级新闻专业校友）

杨锐

一首歌和一个小男孩的乐师缘分

1996年4月的一个夜晚，一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群众性音乐会在我校举行。当时弘毅楼这个位置还是108级的石梯，石梯上站了1500名师生，他们演出了著名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全谱、四声部、八首乐曲。或许现在看来1500人并不多，但那时全校也仅有2000名师生。音乐会向社会开放，有上万人观看，甚至还请了武警战士维持秩序。在众多的观众中，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，完完整整地看完了两个小时的演出。他深受感染，激动万分，由此萌生了对我校的向往之情。

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成功演出轰动了全校，轰动了乐山，在省内也有不小的影响，但它的成功绝非偶然。继主辅修、校县结合教学改革之后，1995年我校又推出了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新一轮教学改革，将艺术教育必修、选修、辅修课程和丰富多彩的学生课外艺术实践活动相结合，全方位、多渠道地开展艺术教育，使我校全体学生受到艺术熏陶，综合素质得到提高。千人合唱就是我校开展的多次大型群众艺术实践活动之一，它将艺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完美地结合起来，这在全省高校还是第一次。

当然，这些背后的故事都是小男孩所不知道的。在他埋头读书，一步步从小学到中学，从大学到研究生期间，我校艺术教育继续蓬勃

发展，1997年获得第三届全国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，2000年被教育部评为“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学校”。此后的二十多年中，更是结出了累累硕果。《黄河大合唱》慷慨激昂、气势磅礴的旋律也反复在我校回响。

当年的小男孩研究生毕业后，怀着始终如一的向往入职了我校音乐学院。2015年，在我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中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再次被唱响。当晚的多功能厅座无虚席，掌声雷动，演出获得了校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，也是音乐学院探索将第二课堂搬到排练和演出场地的一次大胆尝试。这次演出，前期排练长达三个多月，19年前的小男孩也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，他同音乐学院师生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呈现了这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，同时也让师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
6年后的2021年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我校举办了“礼赞新时代，永远跟党走”万人合唱活动。活动以红色歌曲传颂红色故事，用唱响红歌的方式来歌颂党的历史，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旋律又一次响彻校园。虽然在活动过程中下起了雨，但是随着越来越大的雨声，歌声也愈发嘹亮。在夏雨的浇灌下，万名学子重温百年党史，传承革命精神，以昂扬的姿态表明为党献礼的决心。此时，当年的小男孩也如每一位乐师人一样，成为了乐师故事的讲述者，乐师历史的传承者，乐师发展的见证者，乐师精神的弘扬者。

我校高等教育办学的46年，积淀着乐山师范学院“弘毅自强，笃学践行”的文化基因，也激荡着一代代乐师人“敢为人先，臻于至善”的精神力量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直保持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，以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的清醒，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执着，“斗罢艰险又出发”的精神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全力以赴拼发展，我们必能用实际行动书写乐师新的奇迹，奏响乐师新的华美乐章。

我——就是当年的小男孩。

（作者单位：乐山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）

张欲玉

梦中的乐师

啊！梦中的乐师，我的母校、我的至爱，我心中的太阳。你坐落古嘉州西方，大渡河、青衣江在你门前流淌。你远眺峨眉仙山，近披大佛金光。你初名川南师范学校，早就在巴蜀名扬。“学高为师，师正为范”，是你的宗旨、你的榜样。梦中的乐师，我的母校、我的至爱，我心中的太阳。1960年，我们投入你怀抱，从此一生结下永恒的情商。

忘不了啊，松柏楼旁浑厚的钟声，梅庄小园清新的花香。忘不了啊，那参天的楹柱，那宽敞的饭堂，那明亮的教室，那温馨的宿舍，永远嵌刻在我心上。

啊！梦中的乐师，我的母校、我的至爱，我心中的太阳。命运多舛，恰逢灾荒，我们失去了球篮操场。汗与血，我们耕田种地，换来了红薯、稻谷和麦浪；生物课，我们培育了人造蛋白、肉精、小球藻；历史课，我们懂得了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意义与担当。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，孟子的教诲使我们更加刚强。当步入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讲台，我们倍感教师的责任与荣光。

啊！梦中的乐师，我的母校、我的至爱，我心中的太阳。你已发展壮大成本科院校，你已从乐山走向四川、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、走向未来！你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，祝你永远、永远桃李芬芳！

（作者系乐山师范学校中师63级1班校友）



共赴春光 摄影 许佳林（融媒体中心）



学生助理编辑
杨斯淇 邓雪梅 喻心倩
罗梦瑶 吴大安